

闽海潮音中的问道之旅

■林长红

“读书之法，在循序而渐进，熟读而精思。”朱熹留下的箴言，恰似闽南红砖厝檐角的风铃，在我五十多载读书生涯中时时叩响。泉州这座被欧阳詹开过文脉、朱熹播过理学、李贽破过桎梏、弘一法师涤过尘心的滨海古城，早将读书的基因刻进我的血脉。

在城南的骑楼深处，祖父的乌木书箱里沉睡整座刺桐城的文魂。月光漫过开元寺的桑莲法界，父亲教我诵读朱子《童蒙须知》的读书声，应和着远处清源山的山谷回音。当我能用稚嫩笔触临摹弘一法师“勇猛精进”的墨迹时，母亲从檀香缭绕的府文庙请回《龙文鞭影》线装书，书页间飘落的玉兰花瓣，弥漫着诗典典故的古风遗韵。

就读泉州五中后，肩上的书包总比同龄人沉重几分。晨读时吟诵《论语》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暮色里致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保尔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。

曾将钱钟书《围城》关于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之妙喻与《庄子》“子非鱼”之辩遥相呼应。也在月光下吟哦《红楼梦》“寒塘渡鹤影”，雪夜里默读雪莱《爱的哲学》，渴望“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”，让东方凄美与西方浪漫在青葱岁月的星空下碰撞出璀璨的火花。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青砖浸润着百年的墨香，长安山上萦绕着朦胧的思索，榕城众多的书店留下了青春的凝望。在这里，亲聆业师黄寿祺、陈祥耀、孙绍振、朱以撒诸教授的殷殷教诲；在这里，王国维的“三境界说”与陈寅恪的“独立之精神”交织成精神的坐标系。精读《孟子》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遥听张岱“西湖七月半”的市声人语。走进这些典籍不只是辨识纸页间的铅字，而是触摸先贤穿越时空的掌纹。

进入高校工作后，努力在社科领域耕耘。从《礼记》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的训诫，化作旁征博引时对考据的执着；以《道德经》“大曰逝，逝曰远”的哲思，滋养着学术研究的宏观

视野。当年在敦煌莫高窟考察，望着夕阳将九层楼的飞檐染成鎏金，顿悟苏东坡“寄蜉蝣于天地”的浩叹。回想自己读书的美好时光，都是在丈量自我与文明的距离。

近年来当研究重心转向泛黄的《泉州府志》，在世遗泉州的再次苏醒里解读《闽书》记载的“鹧鸪啼彻刺桐城”，从《温陵稽古录》重温被岁月湮没的闽南记忆。深感弘一法师“今宵别梦寒”里流淌的不仅是禅意，更是千年文脉的潮声。如今有幸带着这些阅读积淀走进“小山从竹书院”“宝觉书院”等人文讲堂，也算为弘扬传播闽南文化尽绵薄之力。

书架上家藏两万多册的典籍渐次泛黄，但那些被书香浸润的岁月永远鲜亮如初。从蒙学读物到学术著作，每一次阅读都是向文明高原的跋涉。正如顾炎武所言：“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”当知识沉淀为智慧，当阅读升华为生命体验，方知真正的读书人，永远行走在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求索之路上。



4月23日
世界读书日

开卷有益

■骆明凤

读书究竟有何用处？这问题向来有人提起。不过是“开卷有益”四字，敷衍了事罢了。然而细想起来，书之于人，犹如灯之于夜行者。白日里固然用不着灯，但一到昏黑时分，那一点微光便成了性命攸关的东西。人生在世，谁不曾走过几段昏黑的夜路？此时若无灯，便只得摸索前行，难免跌跌撞撞，甚至坠入深渊而不自知。

书中的智慧，有时来得突然。记得有一回，我读《史记》，读到项羽兵败垓下，四面楚歌之时，忽然掩卷长叹。那楚霸王何等英雄，终究因刚愎自用而败亡。当时我正为一小事与人争执不下，读到此处，顿觉自己可笑，立即放下了无谓的坚持。这便是书的妙处，它不直接告诉你该如何做，却能在你心中种下一粒种子，待时机成熟，自然发芽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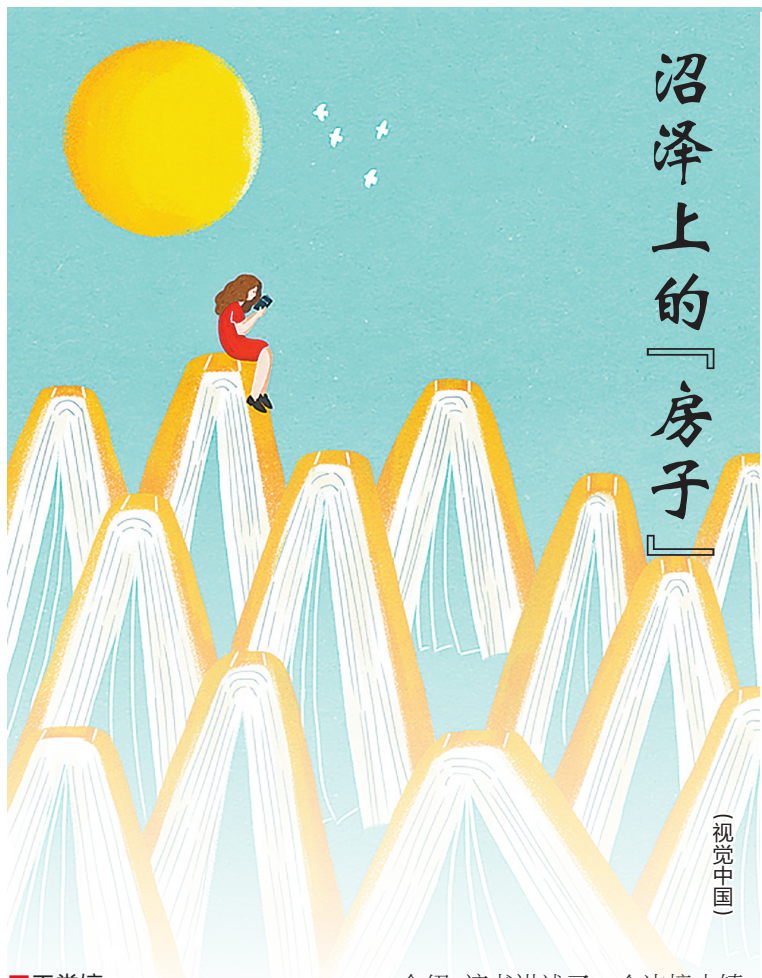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读书，应当是与书中人对话，时而击节称快，时而扼腕叹息。读《红楼梦》，便与宝玉、黛玉一同悲喜；读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便随皮埃尔经历精神的觉醒；读鲁迅杂文，便仿佛看见他坐在对面，青白脸色，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，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着，向你剖析这人世间的种种虚伪与残酷。

现代人总说没有时间读书，却有时间刷上几个小时的短视频。这倒像极了那个买椟还珠的古人，要了华丽的盒子，却把真正的珍宝丢弃。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被碎片化的内容包围，思想也变得浅薄零碎起来。唯有静下心来读书，才能重新获得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一本书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，需要你沉浸其中，慢慢探索。

我认识一位老者，年近九十，依然每日读书不辍。问他为何如此，他答：“年轻时读书是为了长知识，中年时读书是为了明事理，如今老了，读书纯粹是为了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做伴。”此言极是。书籍是最好的朋友，在你得意时提醒你谦卑，在你失意时给予你慰藉。

世界读书日一年只有一天，但读书应当贯穿人的一生。从识字开始，到生命终结，我们都应当保持阅读的习惯。不一定要读多少本，重要的是读进去，化为自己的血肉。正如吃饭不是为了数吃了几碗，而是为了吸收营养。

灯下的书页微微泛黄，我合上书，觉得心中又充实了几分。窗外夜色如墨，但有了书的陪伴，便不觉得孤独。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，终究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。



■王常婷

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阅读水平确实很低。

尽管读了很多遍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，可是如果你要问我这本书写的是什么，我依然没法说出个所以然。这本书仿佛是寄生于我大脑沼泽上的一座“房子”，宏伟壮观，有着众多的光环，也有许多瑰丽诡异神奇的传说，而我却只能遥望，难于真正步入其中，体验其精妙。

于是，我再次打开这本书。

相较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，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则更为复杂，甚至可以说是混乱。据

介绍：该书讲述了一个边境小镇，从一位拓荒至此的制刀匠人在此安居，到女主人公与丈夫迁居这片乡野，同一片土地在千年之间不同的历史瞬间、不同的人生流徙。各种传奇人物在此粉墨登场：长出胡子的圣女、性别倒错的修士、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、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、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、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等，千年之间人世沧桑变换、起起落落，但对于土地而言，人的悲欢离合、人的世代更迭，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。
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通过梦、碎片化的叙事，围绕历史与现实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叙述了每个与小城新鲁达及其周围地区有

着无法割裂的联系的小故事，建构出一个神秘莫测的魔幻世界，打通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以及现实与魔幻的界限。

在我打开书，打开电脑，想写一篇关于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的读书随笔时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压制住想通过AI写一篇书评的冲动，我相信它会写得很系统完整有条理。而我虽然读了很久，依然头脑一片混沌，不能言其然或者其所以然。这是怎样的悲哀啊！

面对腰封上“碎片化的史诗，呓语般的寓言”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谈感受。我只能机械地把每次看到时觉得有意思的地方留下的批注，摘要如下：

（马雷克）突然跑进开花的亚麻地里，在那里一直躺到清晨。躺到死。

奥斯威辛买的食用油。

库梅尔尼斯医治染病的灵魂和由于心灵空虚而带来的痛苦。

城市灯火通明，宛若在呼求援助。

人最重要的任务是拯救那种正在瓦解的东西，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。

他知道，自己在犯罪，不是因行动而犯罪，而是因放弃一切行动而犯罪。

我听见掉落的流星的嘶嘶声和令人血液凝结的彗星的呼啸。

世界就是我的皮肤，而我却在为竭尽所能地忘却这一点而努力。

……

有的是原文语句，有的是当时的读后感，有的可能只是莫名其妙的涂鸦——因为，现在的我也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留下这些文字。

今夜，我把我的无知、无助袒露于此，聪明的你，如果读懂了，能否当一个阅读摆渡人，带我越过这片无边的沼泽，穿越“太古的时间”，抵达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？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